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

郁达夫

小说——经典



郁达夫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

郁达夫

小说经典

编选·注释·导读：张艳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小说经典 / 郁达夫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6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

ISBN 978-7-5391-6605-6

I. ①郁… II. ①郁…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548 号

郁达夫小说经典

张艳梅 / 编选·注释·导读

丛书主编 张秀枫

责任编辑 文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8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605-6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2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市特意在其故居前建了这座雕像，并在雕像下边不远处的富春江边修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郁达夫公园”，以纪念这位文坛巨匠。



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求学时的郁达夫。



1936年摄于福州。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郁达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论，无不切中要害，用笔打击着日寇。



1944年摄于印尼，为隐蔽身份，特意蓄了胡子。这是目前能收集到的郁达夫最后一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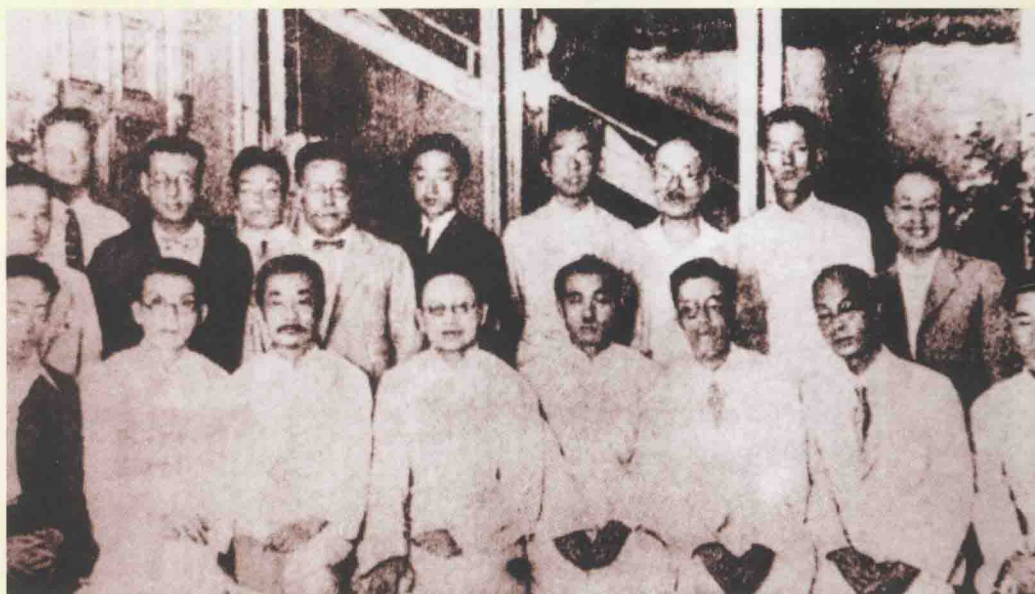
创造社元老，左起：
王独清、郭沫若、郁达
夫、成仿吾。1926年摄于
广州。“创造社”是中国
文坛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文
学社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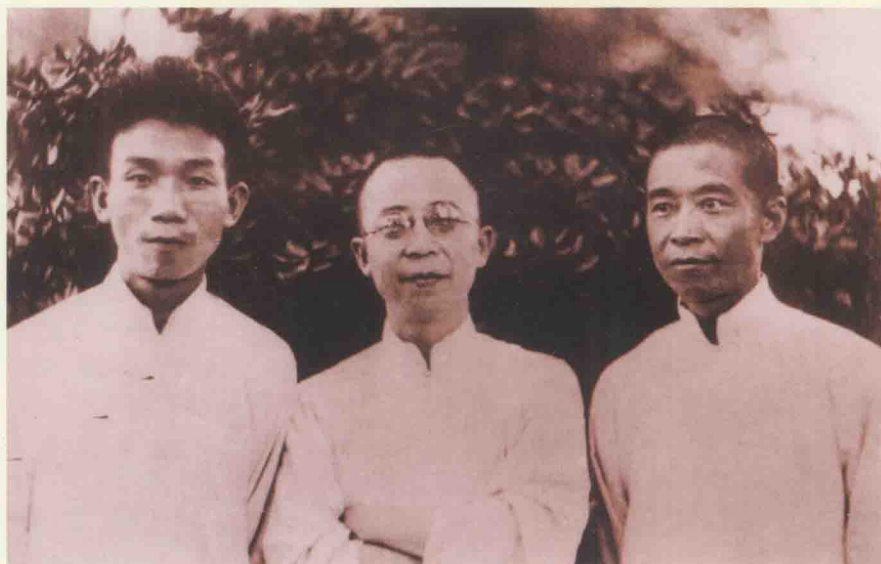
郁达夫与福州青年文艺社陈
婴子、王青扬合影。



左起：斯诺、郭沫若、郁达夫摄于武汉。



1930年郁达夫（前排左二）与鲁迅（前排左三）应内山完造（后排右一）之邀出席上海漫谈会，图为在功德林晚宴后留影，这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两人唯一一张合影。



郁氏三兄弟。老大郁华（曼陀），浙江早期公派留日学生，在江苏省高院刑庭庭长任职时被汪伪特务暗杀在家门口，是司法界为抗日捐躯第一人，革命烈士。老二郁浩（养吾），毕业于北京医专，一直在家乡行医，时至今日，还被乡亲们尊称为“养吾先生”。从左至右：郁达夫、郁华、郁浩。



1938年4月，郁达夫（左）代表政治部赴台儿庄，向抗日将士敬献“还我河山”锦旗，李宗仁将军（右）受旗。



1923年初，郁达夫与妻子孙荃、龙儿（郁达夫的第一个儿子，后早夭）合影。



郁达夫与王映霞。两人相识于1927年，十年后在新加坡分手。



郁达夫的第三个太太何丽有抱着儿子郁大亚。她是印尼华侨，直到郁达夫遇害后，她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47年孙荃与自己所生的子女合影。从左至右为小女儿郁正民、大女儿郁黎民、郁黎明的丈夫邹陔笙、儿子郁天民。



1983年，原“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变更为“革命烈士证明书”。

CONTENTS

目录

1 / 导 论

7 / 沉 沦

38 / 南 迁

75 / 茫茫夜

100 / 秋 柳

129 / 春风沉醉的晚上

142 / 薄 奠

153 / 过 去

168 / 迟桂花

194 / 迷 羊

263 / 她是一个弱女子

331 / 郁达夫年表 (1896-1945)

郁
達
夫

导 论

张艳梅

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散文《故都的秋》等。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多取材于自身经历，以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际遇为底蕴，写出了个人的性情，及时代家国之情。作为“创造社”的代表作家，他的“自叙传”小说和“零余者”形象在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小说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诗意的语言，浪漫主义的幻想，真挚而奔放的情感展露，艺术地再现了五四人文主义思潮注重自我价值和自我解放的时代要求，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银灰色的死》、《迟桂花》等。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的形成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精神世界的漂泊挣扎，以及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作中，他既书写了那个时代个体的情欲纠葛，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同时还表达了一个异国游子对家国的深厚感情。这种抒情性风格饱含着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以及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自叙传风格，大大拓展了现代小说的样式和表现力。

飘零辗转的孤旅

其一，郁达夫所处的生存环境、个人经历、时代的变迁等现实生存状态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从而造就了其主观性、情绪化倾向。

首先，从郁达夫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他出生的1896年，“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他曾在《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中非常沮丧

地描述当时的内外国情：“朝廷日日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郁达夫成长的岁月，正是国家极为衰弱的时期，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切感受到民族孱弱的痛苦与弱国子民的屈辱。个人的身世和遭遇使郁达夫深感人生的悲苦，弱国子民的屈辱又使郁达夫感到一种民族的自卑。由于常受日本人的侮辱，加上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气息浓厚等各方面原因，使得郁达夫的心理时常处于“倾斜”状态，异国飘零，岁月坎坷，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西方浪漫派作家和日本私小说作为学习对象，走上可以一吐积郁的抒情小说的发展道路。

其次，回国后，面对国内军阀的专制统治，积弱不振的社会面貌，党同伐异的陈规陋习，压抑人才的社会风气，郁达夫非常苦闷，更需要感情的“喷火口”，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所以在现实中也常通过“醉酒妇人”式的放浪形骸来消解，这使他蒙受荣誉上的玷污、经济上的损失和舆论的打击，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自责，反而使压抑更强烈。对于天资很高，饱览西洋小说的郁达夫来说，流于笔端的宣泄更得心应手，可以说，正是飘零孤旅奠定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主观性、情绪化倾向的感情基础。

其二，郁达夫所特有的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精神履历，展示了他在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徘徊游荡，在新旧文化的矛盾挣扎中，他始终找不到最后的皈依，精神上萦绕着一种难以挥去的伤感和痛楚。

从他的教育背景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世界一直充满着新旧矛盾。他7岁进私塾，9岁入书院，奠定了旧学的根基。但当他步入少年时代，新学已经勃兴，从11岁起，他就进入了富阳当地的新学堂，开始学习英文、算学、地理、体操、图画。以后，他在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之江大学预科、杭州蕙兰中学就读，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18岁起留学日本近10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经济学，懂英文、德文、日文，还懂一点法语。在他的“风雨茅庐”的藏书里，有大量各种文字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大量的线装书。青少年时代，他读古书的兴致始终没有泯灭，喜欢晚明小品《西青散记》之类，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成年之后一有钱就跑旧书铺，把买柴米油盐的钱换成了旧书。他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就是他的旧体诗，那时他还不到20岁。他一边写新小说、白话散文，另一边从没有放弃过旧体诗的写作，他一手拿线装书，一手读原版外文书。既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又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

在新旧文化之间漂泊游荡，是郁达夫终其一生无法走出的精神苦旅。郁达夫的思想里有着双重底色，现代人的精神自由和传统文化的文人情结。郁达夫是一个坚守作为文人的自尊的流浪者，一个不愿与艺术背离的自由职业者。他的漂泊不同于古人为官的漂泊，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漂泊，因而具有现代性，然而这种现代性始终伴随着它固有的传统性。传统的一面表现为内心深处的对古代名士精神气质的认同，郁达夫把自己与古代名士视为同类，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而现代的一面就在于他捕捉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开始挣脱旧文化、旧文学的桎梏。作为一个定格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人物，郁达夫就是这样一个介于新旧文化之间的文化典型。他是如此热爱传承了几千年的旧文化，这种热爱不光停留在他对旧体诗的早熟、他对古老文化自然而然的接近；同时，他贪婪地汲取了英国、德国、俄罗斯及世界各国文学中的异质营养，他自述在日本读经济学期间，大多数时间泡在外国文学上面，几年至少读了上千种小说。郁达夫的旧体诗蕴含着典型的文人情怀、文人心态，带有浓厚的传统烙印，然而作为新文学开山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打动那么多年轻读者，是因为他终究开始挣脱旧文化、旧文学的桎梏，呼吸到了新时代的空气。他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一个可以不断阐释的经典。他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在更深层次上，要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他的灵魂在新、旧文化之间游荡漂泊，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属，感情世界的内在矛盾挣扎，使他身上总是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如此个性丰富的郁达夫。

一往而深的情怀

其一，个人之情。郁达夫小说突出表现了属于生存个体的生的苦闷、性的苦闷和精神苦闷。小说中塑造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大多是孤身留学海外，或学成回国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在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遭遇不幸。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态炎凉，或以种

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由自我拷问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这种“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社会里，承负着格外沉重的情感负担，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深沉的压抑与悲哀。在《沉沦》《茫茫夜》《秋柳》和《迷羊》这类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主人公渴望爱情，不满现实，当理想破灭后，就酗酒、纵情，乃至走上绝路。他们意识到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但苦于性格上的懦弱，不能奋起反抗，而只会消极的抵抗，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身上：要么想用死来解脱；要么沉溺酒色、放浪形骸来麻醉自己，甚至自戕；要么行尸走肉一般地活在世上，等待着最终毁灭的结局。郁达夫以自叙传的方式大胆暴露隐私，无情拷问灵魂，剖析主人公的内心奥秘，勾勒“生的苦闷”。他塑造的主人公始终在自我放纵和自我忏悔轮回交替的心灵矛盾之中挣扎。《风铃》的主人公于质夫到了人生的中途，辗转反侧于痛苦的人生抉择中，对将来失去了希望，而过去的半生却又是“一篇败残的历史”，回味起来只有眼泪与悲叹，自我意识苏醒后又又无所适从，这是何等的悲哀。这些深刻的描写反证了社会的不义和罪恶，在当时的时代很容易引起读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慨。在理想的幻灭，自身经历慢慢的沉沦堕落，读者能从主人公的沉沦历程，深刻反省时代的弊病，从而自醒并开始觉悟后的自救奋起。

其二，时代之情。郁达夫小说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曾以“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武器猛攻旧道德、旧传统，并热切地期望以此拯救民族，复兴祖国。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常常带着难以排遣的忧郁苦闷，恰恰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力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沉沦》主人公的人生遭际和最终结局中，我们不难看出，冷酷的现实是怎么样一步步把一个正常人的生理需求逼向畸形变态，以致最终连这个人都逼向沉沦的深渊的。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明确，正因为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广阔的社会背景，加上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严肃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这篇小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揭露黑暗、抨击社会、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在批判黑暗的旧社会，展示文人愤世嫉俗的笔锋与战斗色彩的同时，作者也表现出满怀温情的一面，我们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愤世忧生的

情绪表现在描写失业和辗转的生活所造成的生计艰难，对孤苦无依的被剥削者的同情，以及下层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的发掘和赞美。在《薄奠》中，作者思想上更加关注国计民生，忧人力车夫的遭遇，忧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以及人力车夫与失业知识分子的窘困生活。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意，揭示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悲惨的命运。作品显示出郁达夫的思考重心并不仅在于一个车夫的凄惨命运，而在于整个社会底层人物有悲无欢，有离无合的飘零身世。在《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篇中，透视其所蕴含的时代原因和社会问题时，我们都能看到贯穿始终的严肃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三，家国之情。郁达夫小说还表现出异国游子普遍的家国深情。郁达夫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不断的民族，风雨飘摇的国运，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命运、遭际无不与国家命运、社会现实相联系。他的早期代表作《沉沦》即把现代青年人的痛苦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深切的体味。主人公最后蹈海高呼：“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能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作品的立意得到升华，境界自然也得到了拓展。他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以自我的感受开始，却定格在自我实感之上。他能始终把自我同民族等同起来，把自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等同起来，把自我的意愿与民族的愿望等同起来。在他的个人情感中透视出民族的衰败、屈辱和痛苦。《风铃》中的于质夫，满腔热情回到祖国，渴望为国家强大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不过，满怀报国热忱却遍寻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茫茫夜》里于质夫对卖笑为生的妓女给予了满怀的同情，到头来却是连自己都帮不了的弱者。那样的时局，那样的社会无法给予他们一个合适的位置，注定了于质夫等人悲剧的命运。在郁达夫的笔下，这些“零余者”虽然深切感受到了民族的苦难，国家的贫弱，但缺少积极反抗的意识，更多的是哀怨，以躲避而终，缺少直面苦难根源的勇气和魄力。

从文学观、美学观及艺术情趣等方面来看，郁达夫是一个有“悲哀之词易工”美学见解的作家。他在写作中有意识地侧重描写人的悲苦和不幸，试图通过病态的人物来揭露丑恶的现实，在畸形的心理中反观情感的价值，于性格塑造中探索人性的尊严。郁达夫在美学表现上对感伤情调和病态美